晉綏日報
第一九二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各地郵局代訂報 報價……

聲明作廢

臨縣磧口稅務查驗一所馮瑞春同志於六月二十四日在磧口河岸，不慎將行署三十六年八月製發之稅字第〇〇二一九號查驗證遺失，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綏區稅務總局

鳴謝啟事

後勤工業部火柴廠（十二廠）職工同志們以農洋四百八十五萬元，毛巾五條、土布一丈二尺，捐助我縣受災群衆，這種階級友愛的精神，令人感激無限，特代表我縣受災同胞登報鳴謝。

神府縣委會
神府縣政府

神府保衛隊戰士

學習中檢查政策紀律

覺悟提高不少戰士要求入黨入團

（神府訊）縣保衛隊戰士，加緊學習，檢查紀律，提高政治覺悟。該隊六月份以來，即加緊進行文化、政治、業務等學習，在測驗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時，一般戰士都能背下去，有十幾個戰士並能逐字逐句的默寫出來。紀律學習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檢查有無違犯政策紀律的行爲。副班長謝士孝反省說：「在解放神木高家堡時，不聽上級指揮，我們拿了些衣物，違犯了『一切繳獲要歸公』的紀律，領導上查問時，我還不願意說出來，後來三查中被追出受了處分，但當時思想上還沒想通。現在聽到收復開封等城市時，我軍前綫指戰員嚴格執行紀律，群衆對我軍熱烈擁護的事實，才認識到自己自私自利，脫離了群衆，破壞了黨的政治影響，犯了嚴重錯誤，今後要堅決改正。」新戰士王樹德同志檢討到：一次在檢查人犯中，看到一包香，就向班長要一點用，後被股長知道了，才沒敢動手，這是我的不對。接着大家都說：「咱們是保衛隊戰士，常檢查人，看到人家的東西就想用，那可能行？以後我們保證不拿別人一針一綫。」接着大家又討論了組織紀律問題，對新戰士賀世南送信時私自回家住了五六天的行爲，進行了批評，大家說：「『一切行動聽指揮』，『服從組織』，你私自回家住了幾天，就是不聽指揮、不服從組織的行爲。」通過這些具體事實，大家對自覺的遵守政策紀律，有了認識。文化學習方面，除程度高了三個班上課，並與時事教育配合進行。學習中，許多戰士政治覺悟提高，積極要求入黨。現在全部正發動大家審查要求入黨同志的工作和歷史。四五個青年戰士，讀了各地建立毛澤東青年團的消息後，也要求入團，渴懷心激：「我聽了團員的條件，我保證都能做到，咱要跟上毛主席走。」現在領導上已和四五個要求入團的談話，開了幾次會，準備在隊上建立青年團小組。（潤衛民）

軍事清剿配合政治爭取

臨石濱匪基本肅清

俘匪五百餘，登記投誠五百餘

（本報訊）盤據臨石地區之頑匪閻匪鴻宜所部千餘人，經我三、九分區及太岳一分區之地方武裝與軍隊清剿及政治爭取下，已基本肅清。自七月十九日到八月十八日，我俘匪民衛軍司令部少校參謀以下、縣守河民衛軍一、二、三團、機砲中隊長以下五百餘人，向我登記投誠者有匪臨石代縣長武耀英，保警大隊長以下五百四十八人，繳獲[illegible]長槍五百六十支，短槍二十九支，[illegible]砲十門，手榴彈、擲彈筒、飛雷筒七十具，彈七百三十九發。

平清地武

打擊搶劫傳匪

（新華社綏蒙電）清河地方武裝明確，八月十四日，清河立即趕往該匪人退路，他匪六十餘逆夜竄至我老熊灣、貫龍窩等四村搶劫，我第二道在山上設伏，第二天上午敵由原路返回，即遭我伏擊，當即將敵全部打垮，斃敵五名，活捉小隊長以下五名，繳步槍七支，解放被抓的群衆二名，並奪回耕牛四頭、毛驢兩頭及衣物一部，當即歸還群衆。（平英）

忻縣城關各界

派代表到前綫勞軍

（忻縣訊）城關群衆、商號及各機關人員，掀起了慰勞九縱勞軍熱潮。南街群衆趙之熙說：「自解放軍來救了咱的命，又不知省下咱多少糧款，咱想多給前方的戰士可些，總是情願的。」閻帝國街群衆李成勞、慰勞蛋，也說：「解放軍救了咱的命，咱拿點小東西送給他們，也是咱的一個心意，以後還要努力幫助咱軍隊打仗，才能報答了這個恩情。」忻城各機關也從伙食節約中捐獻慰勞。各街群衆、商號、機關（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縣工商局、市政府、縣稅務局）共計慰勞「本幣一千八百三十萬四千元，雞蛋二千零六十四個，牛奶六百四十七桶，手巾七十二塊，紙烟十六盒，牙粉三十八包，大綿羊兩隻，水菓一百斤，白麵二十斤、布鞋一雙、青菜四百斤，鷄兩隻。各街群衆與機關並給前方將士寫了十餘封慰問信，四關並寫了因英勇九團全體的信。群衆的信上說：「你們不分晝夜，爲人民打仗，幾次又救出在閻錫山苦海中受罪的千萬人民，你們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自你們來了，全城人民都歡天喜地，再不挨閻軍的打了。人民又能翻身上地，我們真是歡喜不盡。」並寫了慰問信，表示保證發動群衆赴前方慰問。（李一可）

李立三同志在勞大

報告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

聯合各進步階層，推翻美蔣在中國的奴役統治
團結廣大工人群衆爲保護工人階級利益而鬥爭

（新華社東北二十五日電）李立三同志十三日在勞動大會上報告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章程共分總綱、會員、組織、經費、附則等五章。立三同志首先說明全國形勢有了新的變化，工人運動前面擺着新的任務，因此在組織形式上也必須有新的改變，以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完成更重大的歷史任務。他繼續說明，中華全國總工會自一九二二年成立時起，即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群衆組織。它在第一次勞動大會中，會通過了工會章程；後在歷次的勞動大會上，因形勢的發展根據修改，但今天形勢的發展與變化和二十年前的情況很不相同了。今天的中國，已經分成兩個絕對相反的區域，在解放區內，工人參加了政權，工人階級成爲政權的領導階級，工人享受出版、言論、集會、結社各種民主自由，不僅有法律保障工人階級和所有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且還有政府多方面的物質上的保證；而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階級所受的壓迫，比從前北洋軍閥時期要厲害百倍。因此全總章程應根據這種新的情況加以修改。

立三同志繼即報告章程總綱，首先是恢復歷史上的光榮名稱——定名爲「中華全國總工會」。因爲此次大會，無論在地域與產業上都包括了全國，勞動協會也參加了，這是真正全國民主工會一致的團結，是工人階級的最高團結和組織性的大會，是工人階級的最高團結和組織。他繼即報告工會宗旨是團結廣大工人群衆，保護工人階級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服從爭取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解放的長遠利益，今天應聯合全國爲民主奮鬥的各階層，聯合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徹底推翻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集團對中國的奴役統治，爲爭取全國人民的解放、保障全世界和平與民主而奮鬥。

關於會員問題，立三同志提出，我們是主張以產業單位爲基礎建立工會的，但目前中國情況還辦不到，故應不分產業工會，地方工會，均可參加全總爲團體會員。如將來情勢發展，則以產業工會爲基礎。凡在企業、機關、學校工作，以勞動（體力與腦力）收入爲生活主要來源，並依法取得工會成份者，都可加入本會所屬之工會爲會員；但加入與否，應以本人自願爲原則。

靜樂縣工會正式成立

（靜樂訊）全縣工人代表會議於八月六日閉幕前，正式產生了全縣工運領導機關——縣工會。由到會的四十八名工人代表中，選出七人爲縣工會委員，王宏、董俊秀二同志當選縣工會正副主任。根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方針，及行署「恢復與發展煤業生產辦法」，這次代表會上對過去工作，特別是去冬以來有些煤窯無人領導，不敢負責現象，處理失當，了解決辦法。並詳細研究了確定窯權、恢復發展煤窯的計劃，代表會議結束後，以及建立或恢復、調整勞資關係，縣工會已選定某地爲重點，着手開展工作，要爭取在旺月到來前，確定全部窯權，以便大量出煤。

臨縣新兵團及各機關代表

組成新兵審查委員會

（臨縣訊）臨縣新兵團於本月十六日召開團營連級各軍政幹部聯席會議，並有四府及縣長親臨參加。會上傳達了地委對補兵工作審查新兵的指示後，大家展開了討論。有些地方幹部認爲太細致了，下面困難，無法調及重新動員。部隊中同志認爲兵要精，不然在打仗行軍中都不方便，人民養一個兵，一定要起一個兵的作用。經過了熱烈的討論，一致認爲選兵思想是不對的，但個別裝病的滑頭，必須詳細審查，因過去地方上動員的新戰士，只依靠軍隊中的幹部審查，結果一些裝病的及有小毛病的人被退回去，地方幹部和群衆都認爲太嚴格了。當即決定，由各機關派出代表，合組一審委會，專門負責審查新戰士。當即決定兵團部出二人，四個營各出一人，縣府出一人，民衆醫院出一人，並有一、二、三、五、六、七等六個區各出一人（其餘四、八、九、十、十一等五個區因問題少決定不參加），共十四人組成審委會，於十七日即進行審查。（承德、福昌、史英）

歸隊上前綫

薛元元、賀文華等五人

（離石訊）西川行政村薛元元同志，因病請假回家，現在病好了，又從前綫部隊來了信，他家屬很歡喜，鼓勵他歸隊。賀家[illegible]小李金元，也在群衆影響教育下，和家人商量好，參軍歸隊。也有五名歸隊。（徐立和）

（儒縣訊）三區赤崖會賀文華，從隊上開小差回來，群衆開會教育他說：「一中士改……給你分了衣服，解決了口糧，前年你家兩石六斗糧，今年到四六百多斤產糧，你家生產，我們代耕，對不起良心……」他說：「我一定歸隊！」

臨縣二區區代表會議討論

克服軍勤混亂現象

決定區村幹部親自下鄉整理軍勤組織

（臨縣訊）二區區代表會議，討論整理軍勤組織和制度。根據大家檢討，過去軍勤工作缺乏統一的制度，因此表現了混亂的現象。區上往各行政村派軍勤人工畜工，常不照顧，究竟派了多少也不知道，有時村裏人工畜工已發生變動，結果因區上不了解情況，還是按原數派，如石白頭去年冬天有毛驢一百零三頭，現在已變成七十九頭，但區上還是按原來毛驢數派工。對行署軍勤條例，各村村主席和指導員很少研究，認為那是書記的事，所以計工制度很不統一，有的按里數計，有的按天數計，有的毛驢計十五分，有的毛驢計二十分。晉峪坪還私自多報支工數目，去年該村住有醫院，他們幫醫院埋葬犧牲人員，本來用了六個工，但向區上卻報了六十人工；給軍屬代耕幫工本來用了二十多個工，竟報了二百一十個，後來經詳細調查，發現他們在各種名義下共多報了七百五十二個工。要是按行政村統一算工，每個工以賺小米半升計，他們就要賺近四石小米。對於這種現象，揭思局村群眾會提出要追查他們的賬目，但區村幹部怕麻煩，就用了減半計算辦法來搪塞，如原要賺四石，現只給他賺兩石。後來又經各村提出，直到最近這次代表會上，才加以澈底清查。今後為了貫澈執行行署軍勤條例，克服軍勤中的混亂現象，代表會一致決定：一、為健全軍勤的組織領導，區村幹部最近要親自下鄉作一次整理，把各村應服軍勤的人數、騾數，確實登記統計起來，村政府根據調查材料立起工賬，以便派工時有參考。二、區政府往村政府派工，以及村政府支工，都要有收據手續，各自然村每月按收據結賬一次，行政村則按三個月結賬一次。（曹彥勳）

臨縣玉荐行政村

成立優軍委員會

按實際需要解決軍烈屬困難

（臨縣訊）三區玉荐行政村，在代表會的領導下，建立了優軍委員會，按自然村大小推選出秦月才（行政村青委）、李生有（寺墕代表）、秦九錫（馮家山工屬）、張掛（玉荐復員軍人）等九人組成。他們分工負責，按貧困程度與有無勞動力情況，解決各村軍烈屬的生產困難與推動他們進行生產，如玉荐村于倫儒，他兒這次參了軍，家中有人種地，家中口糧有點困難，決定給幫助一斗米。另外，白文先家有五口人，盡是女人娃娃，有三十九畝地，無勞力耕務，經過和他商量，由他自己找了和他相好的于汝倫，來幫他種地，村內群眾再幫工給他鋤第三遍草與往回收秋。又決定叫張生積給他担水、担毛糞，每月固定頂三個軍勤工，這樣，他家的困難便全解決了。全行政村軍烈屬困難解決後，優軍委員會還發動軍屬給在部隊的子弟寫信，鼓勵他們努力殺敵和安心學習。（薛青）

南坪村、灘咀頭群眾

挽青草、割青柴

（五寨訊）二區南坪村發動婦女、兒童，在夏鋤結束，秋收未開始的空隙內，準備秋冬的燒柴，節省下稭草明春喂牛。張二元全家男女四人，一天就挽回青柴兩大車。現已挽的夠燒三個月，可節省一千餘斤稭草。李拴小女人，三天挽下一個月的燒柴。全村九十多戶，現有七十餘家開始挽青柴。（楊成美、楊佩林）

（五寨訊）七區灘咀頭群眾夏鋤大部完畢，挽青柴，解決明春牛草與今冬的燃料，省下冬天的時間跑運輸。張玉存全家四口人，有三口，割青草，每天上午能割六百斤，乾了，能夠一個牛喂十天。現全村正積極的割着。（畢五成、賈連奎）

河曲兎坪行政村

決定開辦油坊

（河曲訊）六區兎坪村最近一次代表會議上，討論開辦油坊。首先由行政村委員張煥生同志把土溝自然村去年的油坊介紹了一下。土溝油坊去年共榨了五十二榨，除一切開支外，淨賺麻籾五千八百斤，黃油四十斤，白鹽一百一十四斤，料炭八千斤，糞二百馱。這村有五十戶人家，就有三十六戶入股，把今年的牛料肥料全都解決了。大家都認為開油坊用工少，捎帶的就能辦，獲利很大，保險有賺沒賠。會議決定把全行政村原有的三條榨，都整理的開榨，並決定新窯、圪洞、上莊、牛草窯四村在新窯上榨，土溝那條榨，兎坪、踊路、黑豆窯、河岔五村在土溝村兩條榨上榨。由各村代表回去和群眾研究，發動自由入股，負責組織起來。土溝村的兩條榨，由張煥生同志負責領導。（胡志榮）

交城解放一月內

私營工商業迅速恢復

（新華社晉中訊）交城私營工商業在民主政府保護下，已迅速恢復。城關原有作坊、商店、皮貨行、藥材行、雜貨行等九十二家，已全部復業。此外，新增文具、醫院、雜貨等七家，攤販三十四家，流動攤販五百九十二家，被閻匪欺騙與威迫走的商販都已回家，開張營業，東關沙河集市，趕集群眾超過閻匪佔領時期二倍以上。物價普遍下降，從七月十一日到二十五日，白洋布一尺由六萬元降到二萬八千元，白麵一斤由三萬元降為一萬六千元，小米一斗由三十萬元降到十六萬元；鹽硝房在閻匪統治時期，每月一個鍋要低價交給閻硝房局六百斤硝，現歸私人經營，工商局按市價收買成品，產量日增，十口鍋，每半月多，即產硝六千斤，鹽一萬四千斤，折小米一百九十三石，每個工人一月可收入本幣一百九十三萬餘元；鞋舖工人張之燧過去經常餓着肚子被閻匪拉去幹工事，現在一天能攢四雙鞋，可賺手工錢十二萬元，一家吃穿有餘。交城解放一月，市面煥然一新，主要是因為解放軍與民主政府堅決執行保護工商業政策，商會會長王子蘋說：「解放軍進城來秋毫無犯，我耳朵裏沒有聽到一個商人或市民丟掉東西的。真做夢也想不着這樣好的軍隊。」民主政府在接收閻匪官僚資本商店物資時，對私商利益一律保護，如晉泉商號寄放於偽銀行布匹一部，接收時，該號經理說，內有兩疋半布是其預先買下了，後調查屬實，當即退還。閻匪公營工商業中有私人股本及閻匪公務人員股本和財物者，均妥為保護，如其本人已逃走，仍封存原物，委託鄰人代管，等他們回來領取。如段村康少煦存放在「糧聯社」八個包袱，原封未動，後康少煦找人證明，即全數領走。同時，民主政府召開城關工商業座談會、工商界大會，宣傳我工商業政策，工商局幹部挨門逐戶進行訪問，調查工商業狀況，並深入宣傳解釋各項政策。工商局又成立營中糧店，以賤價拋出糧食，調劑民食，對缺資本者給予貸款幫助，消除了工商業者的顧慮，大胆發展營業。（汪洋）

靜樂城關王潤科

培植硝田試驗成功

（靜樂訊）城關熬硝戶王潤科培植硝田，試驗成功。這塊硝田原來是一塊草灘，有二分大，較潮濕，他把池子裏淋過的硝土，担的鋪在這塊草灘上，鋪了有一尺多厚的樣子，又把鹵水（就是提過硝的水）潑上，經太陽晒八天，硝就上來了。一天刮一次，每次能刮八担土，一天太陽晒的厲害的時候，一天能刮兩次，不過不如刮一次的質量好。每天刮了以後，把鹵水再潑上。據他們說：這樣刮一担土，能出硝坯斤半，能提成好硝十二兩。不過，他們沒有單另用這種土熬過，他們常是一池四十担土，配廿担培植起來的土，可出硝坯六十斤，提好硝三十斤。在沒有培植硝田以前，用各種的硝土，一池四十担，出硝坯二十斤，提好硝十斤，現在摻上一半培植起來的硝土，比原來的產量超過兩倍。這次試驗成功後，王潤科、秦俊明兩人又發動城關十八戶熬硝戶，找了五分大的一塊地，集體培植，培植好後，按人分開位置及數字，以後再未發生爭硝土的糾紛。這樣培植起來的硝田，他們叫子母硝地，天越紅越好。如果不遇下雨，把清水潑上，也能上來硝。而且冬天也不會凍，可以繼續刮土。

又：在識別硝土及提硝方面，他們有如下經驗：一、有的硝土放在嘴裏，味涼、有刺激性，並帶鹹味，就是好硝土。二、把麥秸子的皮削掉，把硝土擦在上面，用火燒着，如在麥秸上一下發現有三個火星，也是好硝土。三、過去提硝在七八個盆裏提，不能結成大塊，而且不漂亮；後改在較大的兩個盆或甕裏提，先把圪針或鐵絲放在裏面，然後倒進硝水，這樣提的硝能成大塊，而且乾淨漂亮。（張滋卿、馮振江）

神府四區幹部

發動受雹災村莊群眾

買火藥安土砲打冰雹

（神府訊）四區幹部趕赴受雹災村莊進行救災工作，並發動群眾買彈藥，搜集土槍土砲，準備打冰雹。現太和寨已集起本幣一萬八千元，正設法購買火藥，安設土砲。八月十四日三鄉小園則梁、楊家溝、圪凹、牛圓坬、石峁上、張家興莊，遭受雹災，打毀莊稼三千四百三十垧，其中楊家溝一村就打壞糜穀六百垧、黑豆及其他花田四百垧。當天，一鄉的胡寨子塌，二鄉的大溝岔，五鄉的杜家圪塌，也遭受雹災，豆莢打落滿地，收成受到損失。災區群眾叫苦連天，當地政府已派人趕赴災區，一面設法補救，一面發動群眾購買土槍土砲，與冰雹作鬥爭。（王定還、劉耀四）

平魯各區遭雹災

打壞田禾二千餘垧

（新華社綏蒙電）平魯各區於八月二、四日遭受雹災。受災地區計有一區之三百戶、小干莊、小紅溝等村，四區之范家辛莊、山角咀等五村，二區之泉兒溝、大坡村、宋井溝、圪針溝、辛莊子、西平太等六村，共打壞禾苗二千三百八十餘垧（每垧九畝）。其中最嚴重的是三百戶、范家辛莊、泉早溝、大坡村等七村，成熟之小麥、洋麥子及即將成熟的蕎麥，均無收成、宋井溝一戶圍子地的麥子，每畝估計能收三斗，被雹打了後，只收二升，女人小孩由地下揀了五升。該地區村政府已發動群眾補種秋菜，並收各種草籽，搶救災荒。現二區六個村子已補種秋菜六十五畝。（賈新中）

吃虧便宜大家想一想

李有旺等賣了牛誤了翻夏楂

郭福所等買下牛夏楂翻過了

（偏關訊）達運莊窯李有旺、侯雙紅等三戶春耕後把牛賣了，李有旺的一條牛，賣了兩石莞豆，結果到翻夏楂時沒牛用了，五垧夏楂連一垧也沒翻過，現在又想買牛，但兩石莞豆連他原來的那條牛也買不到了。侯雙紅說：咱賣牛為了賺錢，結果吃了虧，誤了幾天營生，去買牛也沒買下，後悔的不能行。現在他三家的夏楂地還沒翻過。陰窯溝村郭福所、郭隣兩人，看到今年雨水好能翻地，兩人就把他們原有的一條小母牛賣了（瘦的不能耕地），貼了些本錢買下兩條大犍牛，格了一犋牛耕地，現已把他兩家的十垧夏楂，全部翻過了，還給郭三驢翻過六垧夏楂。（崔根、郭維珍、侯和、有旭）

讀者來信

忻縣稅局應嚴禁違禁品入口和流入內地

編輯同志：

我們對忻縣稅務局的工作有以下的意見：

今年二月間，太原閻匪大量向我六分區傾銷敵貨「西北」牌火柴（我邊區土產火柴足夠供給需用，故禁止入口），忻縣稅務局不僅不積極設法打擊敵人這種傾銷行為，反而上稅允許入境；並發給商販合法手續，使這些東西能流入內地。當時我們曾函忻縣稅務局建議他們停止，他們也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五月三十日行署又通令各地稅務局，對已進口之禁貨物，應於登記後限期在當地市場推銷或組織出口，不得給商販分運證運入內地，以澄清市場，保護土產。但忻縣稅務局竟又於七月二十九日開出西北火柴和美洋布之分運證四張（其實不只四張），該局對蔣美閻敵貨入口採取自流放任的態度，這對邊區金融生產，是有很大害處的。希望忻縣領導上應加以糾正才好。

此致

敬禮

五寨稅務局八月三日

更正

八月十六日本報二版臨縣鄭家灣婦女做軍鞋一稿中，「這支厚（婦女組長）的女人」，應為「這支原的女人（婦女組長）」。「苗盛之女人已發下布時，已經做好兩雙」，原稿為「已經裏裏好兩雙」，「裏裏」係臨縣土話，是還沒有完全做好的意思。

作爲「美援」抵押品
蔣匪出賣鎢銻錫礦產
美帝在京滬杭佈置花旗電力網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上海消息：國民黨政府已將江西之鎢礦、湖南錫礦山之銻礦和雲南個舊之錫礦出賣給美帝國主義，作爲「美援」之抵押品。中央社華盛頓十一日合衆社電訊已完全證實此項消息，該電稱：美經濟合作總署宣稱：「對華貸款將出以戰略物資方式，即要求中國劃定以出售戰略物資之價款，償還合作總署之貸款。美國需要自華獲得更多錫、鎢、銻等供應。」該電訊堅稱：援華計劃中之「長期開發，由合作總署參與其事，其基金爲援華計劃中經濟部份之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暨當地貨幣資金」。此表示美帝國主義將長期壟斷中國鎢、銻、錫等戰略物資之開發。該署承認：「史蒂爾曼調查團在華時曾派遣專家深入雲南調查礦產。」按中國的鎢，戰前產量佔世界總額百分之六十七，銻佔世界總額百分之四十三，向居世界首位，錫產居世界第四位。而湖南錫礦山之銻礦則佔全國產量百分之八十以上，江西鎢礦佔全國產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箇舊錫礦產量則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此爲我國三大著名有色金屬。

此外，美國壟斷國民黨統治區電力之計劃已漸付諸實現。據七月九日天津大公報訊：以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爲中心之長江三角洲上之大電力托辣斯，即將獲得美援十萬瓩電機，成立一聯合機構，內包括上海美商電廠、閘北電廠、浦東電廠、滬西電廠及南島電廠。此電力托辣斯係由美國和國民黨官僚資本合辦，名爲聯合公司。國民黨政府原來所謂「江南電力公司計劃」，就無聲無嗅地再聽不到下文了。另據七月十七日北平「新路」週刊載文透露：國民黨資委會江南電力局將成爲招牌，美商電廠將成爲事實上的江南電力局，資委會的美國電力顧問衛德懋、鮑威爾正在南京、杭州、上海的中國最富庶地區佈置一個花旗電力網。

要求免除失業與貧困
意三百萬農業工人罷工
意總工會將開除基民黨工賊會籍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塔斯社報導：意大利雇員和農業工人三百萬人，自二十一日下午一時起舉行全國性罷工。他們要求政府承認農業工人工會有權保障失業工人就業和改善失業雇農的地位。他們堅持地主聯盟應和農業工人工會締結全國性的集體合同，並提高家庭人口衆多之家長的養老金。意大利全國各農業中心皆舉行集會和示威。總工會總書記維特里奧在團結報上撰文稱：意大利勞動人民中最受壓迫和剝削的階級，今天已在全國起而行動。雇農在一年內充其量不過受雇一百五十天，即使在受雇期間，所得工資也不足養活家庭。沒有工作的時候，就得不到養老金和津貼，他們經常全家過著天生活，他們中間成千的人，只要求經地主允許，他們企圖耕種土地而被囚禁。今天的集會和示威，已將意大利農村無產階級的問題——它的貧困和苦難，土地改革和意大利全國範圍的社會及經濟改革——提到了前列。

又訊：意大利總工會已將總工會中一切背叛工人階級，主張分裂意大利總工會的基督教民主黨工會領袖開除會籍。這些基民黨工賊們自去年十二月對總罷工進行其破壞活動以來，至上月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被刺案發生時，已發展至最高。他們除對當時爆發之總罷工積施破壞以外，並在加斯貝利直接指揮下自組工會，進行分裂。總工會於八月七日決定將此等工賊開除出總工會。決議指出：「這種分裂是基民黨份子在最近一次總罷工，和以前多次罷工中公然進行破壞活動的必然結果」。決議同時敦促基民黨下層工人保持工會團結，其政治及宗教信仰仍將受到尊重。

歐美各國
罷工運動紛起

（新華社陝北電）希臘反動政府所在地的雅典，郵政總局及其分局的雇員，電報總局及交通部的雇員以及司法部的雇員，均於十八日舉行罷工，抗議雅典政府剝奪工會的一切自由。（塔斯社）

英奧斯汀汽車工廠的罷工，已於二十一日擴大至一萬八千人，廠方每日損失十萬美元，罷工係因工資問題不能解決。（法新社）

德境法佔區路易港、美因茲、科不林士等城市，於二十日舉行廣泛的抗議罷工和羣衆示威，抗議高昂的生活費。路易港有三萬工人舉行示威、美因茲城參加抗議者達萬人。（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新墨西哥州洛沙拉摩斯城原子能工廠三千五百人於十九日罷工，二十一日仍無復工跡象。（美聯社）美國芝加哥萬國農具公司所屬的六個廠工人二萬餘人，十七日宣佈罷工。（美聯社）美國東岸四萬五千名碼頭工人，原擬於二十二日開始罷工，後因聯邦法庭下令禁止而延期舉行。（美聯社）

成立甫告三週的法國馬利內閣，已面臨新的嚴重勞工問題，甚至基督教勞動聯盟，「工人力量」工會等也於二十日宣佈將不再與政府合作，並抗議馬利政府取消對小麥及其他食物的物品管制的計劃。（合衆社）

皖鄂我軍打擊土蔣匪
舒城無爲境內殲敵五百
進擊漢川侏儒山殲敵百餘人

（新華社中原前綫二十五日電）遲到消息：皖西解放軍某部於本月一日，在舒城以南福和店地區，將敵安徽保三團大部殲滅；計斃傷敵營長以下二百八十五人，生俘營長、副營長以下二百餘人（按該團全部僅七百餘人）。繳獲迫擊砲二門、輕重機槍二十一挺、長短槍一百一十四支及軍用品一部。另部解放軍八日在無爲附近，殲滅無爲縣保警隊一部，計斃傷敵三十餘人，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二十八支。又江漢解放軍某部於本月四日，進擊漢川西南之侏儒山守敵，將偽湖北省保一旅一個營二個連全部擊潰，計斃傷敵二十餘，俘八十八人。繳獲輕重機槍五挺、各種槍六十一支、子彈十萬餘發。

蔣匪政府頒發反動命令
公開實行法西斯恐怖
大批捕殺各階層愛國份子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於本月十七日向各地發出進行瘋狂逮捕的「命令」，「命令」中規定進行逮捕時，雖無搜索證亦得進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此一「命令」一發出後，南京敵「高等特種刑事法庭」隨即於十八日發出傳票，進行逮捕一百七十九人，其中包括學生及各階層人士；北平敵「特種刑事法庭」，十九日亦向平市十一大學及專科學校發出傳票，進行逮捕二百五十人，當晚即捕去卅三人。又據塔斯社消息：七月下旬一週內，敵淞滬警備司令部即在上海逮捕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包括文化界、科學家、工人及公務員等。一般認爲：國民黨反動派對各階層人民實行公開的法西斯恐怖，正標誌着其統治區域內愛國民主力量的日益壯大，與國民黨反動統治危機的日益深刻！因而使美國反動派會爲之喝采的所謂「行憲內閣」，不得不撕下其「行憲」的假面幕，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暴露其猙獰的法西斯面目。

菲民抗軍堅持戰鬥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被美菲反動派長期新聞封鎖與歪曲報導的菲律賓民抗軍，最近開始透露出一些繼續戰鬥的消息。據路透社十八日消息：班邦加省（呂宋中部）和八打雁省（馬尼拉以南）內，民抗軍與警察已發生衝突。十九日消息：民抗軍約二千人正準備向班邦加省的四個城同時發動進攻，該四城爲盧保、瓜瓜、克司蒙、明納林（均譯音）。該省省長已向內政部要求派遣援軍。在該省阿拉雅特山附近，民抗軍與警察發生衝突。二十日消息：菲警察總長卡斯丹尼達已從馬尼拉赴包括班邦加省在內的若干地區，企圖作某些軍事行動，以制止民抗軍日益增長的威脅」。

擊敗美英法無理阻撓
多瑙河新公約簽字

（新華社陝北廿五日電）多瑙河會議於十八日最後通過新的多瑙河航運制度公約，並於同日舉行簽字典禮後已勝利閉幕。閉幕前一日（十七日），綜合委員會已將蘇聯草案全部審查完畢，該草案獲得多瑙河國家一致擁護，只有美英法反對個別條款與不參加投票，但這些行動絲毫不能阻止新公約之通過。當十八日舉行全體正式表決新公約最後定稿之前，美英法三國代表又聲明反對這新公約，並拒絕簽字。他們固執主張：那新公約補充議定書所規定爲無效的一九二一年多瑙河公約，應仍然有效，並喋喋不休地重覆敘說新公約必須有舊公約簽字國一致承認才能有效的論點。美、英、法代表這種行爲，遭到蘇聯代表維辛斯基及羅、捷、匈、南等代表的嚴正駁斥，維辛斯基指出一九二一年的公約，是在西方國家壟斷操縱之下進行的，甚至當時羅、南兩國的舊政權都曾提出抗議。臨表決前，保加利亞代表提議：既然美、英、法拒絕在新公約上簽字，就應在公約序文的簽約國名單中把該三國除名。這一提議爲全體多瑙河國家通過。繼之，新公約乃在全體多瑙河國家一致投贊成票下正式通過。會議主席維辛斯基當宣佈新公約的成立，並向多瑙河各國代表致賀。當晚七時，蘇、保、匈、羅、烏、捷、南等國代表，代表各該國政府簽署新公約。至此，自上月三十日開始的多瑙河會議乃宣告勝利閉幕，一部眞正代表多瑙河人民利益的航運公約於是圓滿擬定完成。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與法國外交部長舒曼，雖然都提在這一天發表聲明，「拒絕批准」新公約，但這只是沒有法律根據與實際效用的虛聲恫嚇而已。根據新公約規定，一俟有六國政府批准本公約，並將其批准書寄交南斯拉夫外交部存放後，新公約即行生效。

河北國民黨統治區
蔣匪瘋狂搜刮搾取、
人民生活痛苦萬分

（新華社華北二十二日電）據七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上海「觀察週刊」所載「河北通訊」披露：河北國民黨統治區村鎮，人民負擔沉重，工商業凋敝，人民生活痛苦。在冀東，豐潤縣的攤派每畝地要出糧七十二斤。灤縣從一九四六年起常遭地震，但其破壞卻不如國民黨搜刮的徹底，敵軍把從每一家的房頂到地下的磚瓦都查過了一遍。昌黎在敵人的搾取下，城內差不多成空了，但每月還要徵糧六十六萬斤，攤派到了最高度。武清縣城商店不堪勒索，已全部停閉。通縣敵軍大量駐紮，攤派繁多，供應敵軍的附加稅超過商家原有營業稅的二十倍。國民黨的橫徵暴歛，比之日偽時代尚爲殘酷。平漢鐵路北段平、保鐵路兩側地區，滿城敵將其所佔領村（按該縣城已爲我軍解放）的樹木都砍光了，但還要徵發木頭；壯丁都逃亡了，還要抓丁。淶水敵盤踞下的四個集鎮（按該縣城亦已爲我軍解放）的商店全部關了門。涿縣敵在二十四個鄉鎮中預算今年勒索四百三十萬斤小麥，上半年已徵去一百五十四萬斤。冀中新城、定興、雄縣、霸縣、固安、新鎮、容城七縣（按其中雄、霸、新鎮、容城四縣城已爲我軍解放），敵每月每畝地徵十五斤玉米，敵軍過境時還臨時加派，平時開支由攤派而來的佔百分之八十。霸縣城在敵人手中時，商號不堪重負，全部變成攤販。平、古鐵路綫上的懷柔縣城，原有商店五、六十家，因不堪勒索及生活困難，已關了四十多家。平綏鐵路綫上的昌平縣，從今年四月份起，敵軍大量駐紮，縣內的大買賣一天有十幾家被迫歇業。由於捐稅繁重，大商店亦多改爲攤販，但國民黨仍一樣的進行抽稅。該縣南口站附近，敵軍每天徵收玉米作馬料，連高粱也不要，但當地老百姓早已吃不到玉米。北平附近良鄉、房山兩縣財政開支，攤派佔收入百分之八十。房山一縣月需小米十二萬斤，每畝地除了攤十七斤小米外，還要攤工、攤木料供應軍需及琉璃河、長辛店兩處的兵差。宛平縣苛雜攤派名目之多，連偽縣府人員也自供搞不清楚。

所有這些繁重的負担，絕大部份落在貧苦農民的身上，而大地主則「生活在都市，卻向農村吸血，任何負担都不肯出，有什麼事都表示可以進衙門與縣長接談」。例如大興縣「鹿圈村，有半數以上的土地都是不繳糧」。該通訊結語稱：「從這一角落看全體，人民的負担，是用到了最後一粒米。」文末並揭露國民黨今年大肆宣染其河北統治區的「大豐收」，目的是爲了掩飾其更瘋狂的搜刮搾取。

青島美軍暴行

（新華社華東電）盤踞青島美軍又在青島演出暴行。據該市「軍民日報」披露：七月二十五日一天內即有三處發生行兇事件。是日下午八時，南海橋商人王全普行經橋上時，突被一醉酒美水軍推落橋下，右腿摔傷。與此同時，一邱姓行人在魚山路，被美軍自行車撞倒，腿部受傷。晚十時，南海路住戶楊華孝父子三人，在阻止美軍無理毀壞其住宅時，橫遭毆傷。

緊握鐵錘和斧頭的英雄們

——記交城鐵木工人熱烈支前——

汪洋　周行健

「吃水不忘掏井人，翻身不忘共產黨。」經過土改的交城山地鐵木工人，擺脫了數千年的封建羈絆，翻起身來。在此次支前中，他們發揮了高度的勞動熱忱，不顧艱辛，不怕流汗，以奕奕的精神，完成了支援前綫的任務。

六月五日，各村接到「支前動員令」，工人們連夜奔赴縣府報到。水峪貫木工岳堆子，未等接到政府通知便自動前來報名參加支前工作。先後輪換參加者達百人以上。自六月十日至七月二十日，四十天內即完成各種作戰器材五百七十七件，大小雲梯一百零九架，擔架二百四十付，另給衛生處製造器俱二十二件，總計做了二千一百六十個工。

酷熱的盛天，頭上頂着炎日，身子烤熱火爐，一把力一把汗整日不息。桑生茂等被火烤的眼睛冒着血絲，仍不停的掄着鐵錘，鐵錘下面飛濺火星，個個人的頭上像蒸籠似的冒着熱氣，汗流脫背，直至鐵下的器材作成後，才放下鐵錘稍緩一口氣，他們臉上便浮現着愉快的微笑。每當打成一件器材或完成一個任務，他們都這樣驕傲的說：「消滅了狗日的閻錫山才能安生，今天出力流汗，還是爲咱們自己呀！」

王守文上鐵爐時打破手，忍痛堅持工作，一天內還上好十八道鐵箍。張[illegible]華害頭痛，扎針後流出血還未乾，馬上用手一抹，拥腰架起鐵錘「叮叮，噹噹」又幹起來。馬石保亦同樣帶病掙扎着工作，別人勸他休息，他不肯，並說：「現在和平時生意活計不一樣，這是打閻錫山，解放全山西老百姓的事情，可不能誤了。」一次前方急用大雲梯二十三架，掛雷約三十五個，當日[illegible]，指揮部來電，命令：「明日上午完成，下午運到前綫，萬不可延誤！」這是多麼緊急的任務呀！但工人們毫不猶豫的接受了，鐵工組、木工組分別開會，討論如何完成這一急任務，大家一致的說：「怎麼困難也不能誤下軍隊的事情，堅決保證完成任務！」會後，全體工人緊張動了起來，一個個精神百倍，掀起了革命競賽熱潮，鐵錘、斧頭、風箱、一齊響，夾雜着工人們有力的呼喊：「加油呀！用力呀！爭取模範，爲人民立功呀！」第二天正午，終於完成了這一緊急任務。

爲什麼工人有這樣高的勞動熱情？爲什麼能百分之百的完成任務了？毛主席曾告我們說：「沒有土改工作，要完成這樣大的軍事任務，那是困難！」土改後，工人都有了生活的保障，在農村中他們都是積極份子、骨幹，有了高度的政治覺悟，如桑生茂被選爲行政村代表。在領導上充分發揚民主，有事情和大家一塊商量，大家訂計劃大家執行，大家訂紀律大家遵守。過去全縣工人無組織，在短時期的支前中，他們自發的組織起工會，在工作進行中，一切生活管理、工作計劃，都由工人自己討論決定，這樣更好發揮大家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因此保證了這次支前任務能順利按照計劃徹底完成。工作結束時，大家在一起開「評功會」，王玉杰記功一次，石萬義、桑生茂、黃玉林、王光成、王守文均受到表揚，大家都說：「王玉杰可是負責任哩，老是個做活計，別人歇他還是個幹，工作時間沒有放過一刻。」石萬義是鐵工工會主任，幾次支前工程都是他領導完成的。當晉中戰役開始，民工們抬着雲梯，電鈎……送往前綫時，他們是親眼看到自己貢獻的偉大了。

八月十日於交城

好男兒去參軍

魏鋼餘

農民團結緊如鋼，
土地改革把身翻，
封建剝削都打倒，
生產發財多喜歡。
×　×　×
好男兒，要當兵，
前綫去殺閻匪軍，
爲咱農民打江山，
保衛人民立大功。
×　×　×
父母送兒把軍參，
妻子送夫到前方，
徹底消滅蔣閻匪，
光榮才能過平安。

拿槍的醫生

記高村部二大隊醫生郭虎

拂曉時，××鎮週圍的槍聲，更加緊密起來，快被我包圍的敵人，在狂亂的掙扎，企圖逃出我軍包圍圈。

離火綫不遠的半山高埝上，有一座院子，另有一個窯洞，坑沿上[illegible]了幾個窯洞，當時，從一個[illegible]的窯洞裏，鑽出來一個[illegible]白晰的人，身上洒着[illegible]，手裏提了一個有紅十字的皮包。他一邊快步走着，一邊擦着額上的汗。後面跟着衛生員肯全，[illegible]的白紗布包，扭轉身對擔架員說：「慢點！這是重傷的。郭醫生！先放在院裏，打擔一下傷士吧！」郭醫生應聲道：「好！看一下吧！」

院裏只能擱一個窯，衛生員進去看了一下，蘇齊嘆出來說：「這個窯洞！又小又淺！擱個窯戶都沒有，彩號怎能住！」郭醫生跟着進去看了一下，果然覺得很，只有門上面一個不大的狹窗孔，很容當的放進一線陽光，窯屋後面擱了不少的風箱，木板，門上堆了真不知從那裏找來的破門。但這是唯一的房子啊！醫生出來一邊解皮包，一邊就說：「好！先在外邊上藥，上了藥再抬進去！」他們剛上了藥，接着又下來了三回彩號，一個是營部通訊員張誠義，一個是文書，另一個[illegible]

[illegible]重彩號身旁邊剪子準備給他上藥。

當他剛把剪刀伸進那髒血淋淋的袖子裏，忽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接着滿身塵土的通訊員李方錄從門洞裏跌了進來，手提着司登式，急促的說：「快！郭醫生快！敵人來了！」[illegible]「推郭醫生一把，抓起了[illegible]」彩號[illegible]都進了窯洞[illegible]。這[illegible]一陣[illegible]，窯洞[illegible]，一[illegible]敵人[illegible]。郭醫生[illegible]「[illegible]門！」他一手[illegible]槍，一手把單扇門推上，肯全和李方錄二人剛頂上一塊板，院子裏已響起了腳步聲。「交槍吧！」敵人無恥喊着，並斜着身子貼着牆，用手來推門。拐過的張誠義從上面門縫裏丟出去一顆手榴彈。醫生叫道：「李方錄！拿衝鋒槍打！」李方錄把槍塞出去打了一下，只聽得「噠！」的一聲，機槍發生了故障。

敵人索性把手伸進門來，一探一探的想去掉門板，炕上的彩號也急得爬了起來，門縫越推越大了。沉着的郭醫生從斜門縫裏伸出了槍，對準推門的敵人，「嘣！」的就是一下，只聽得「啊！啊！」一聲，四、五個敵人跑開了。郭醫生立刻吩咐：「快！頂木板！」除了重彩號各個都動手，立刻把二十多塊木板都頂上了。他自己又找了個破風箱立在炕上，站在上邊，從門上那個窗烟孔裏瞭望着敵人。

敵人正在一鍬一鍬的修築工事，「這怎辦呀！」李方錄焦急的說。拐過腿的張誠義也拐拐向地上一蹲說道：「郭醫生！突圍吧！」醫生沉靜的說：「不忙！窗口上機槍滿了敵人，馬上突圍是困難的，等一下吧！」

重彩號心焦的呻吟着說：「郭醫生！不要誤了我們呀！」「你放心！同志！我是共產黨員！咱們生在一起，死在一塊！」他一面安慰着彩號，一面命令道：「張誠義修槍，衛生員上藥去，李方錄把子彈取出來，我在這裏監視敵人。」屋子裏立刻動了起來。上面的敵人也升起了烟火，準備作飯了。郭醫生開始覺得兩腿有點酸了，太陽老高高的，大家心裏都在想着：「咱們的隊伍快開過來了吧！」[illegible]炕沿上的李方錄輕輕的[illegible]看着他們焦慮的眼，安慰他說：「不要緊，天黑了就有辦法。」李方錄低下了頭，嘆了一口氣：「[illegible]出不去了，咱們……咱們死吧！」郭醫生掉過身來對他說：「死！還不到時候！咱們隊伍下午一定會打過來的！不然咱們就有二百發子彈，打完了子彈，咱們就留幾顆手榴彈，那個狗日的上來，那個倒霉！」「對呵！」張誠義站起來說：「不怕我負了傷，當司登式要不掘百八十個，我算白活！」重彩號也扎着抬起頭來說：「你們打吧！不管我們！」

這時，突然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槍聲，接着就是分不清個兒的手榴彈聲。郭誠義急喊：「郭醫生！快打啊！」「哎！怎麼敵人亂了！啊呀！咱們的！咱們的人！」重彩號急得把身子一抬一抬的：「在那兒！在那兒！」「在地上匍前進哩！」衛生員肯全和張誠義一下撲到炕上，爭着要看。「衝啊！」戰士們衝鋒了！「衝啊！」彩號們也興奮的喊了起來！「啊！我們的人來了，看俘虜那樣多！」三個人大笑起來！「快開門吧！別笑了！」他們一齊下了炕，三扯兩拉的把門板抨在一邊，敞開了門，一齊[illegible]子喊：「同志！快來啊！咱們是自己人！」窰頂上跑下來六、七個戰士，瞪着眼瞧着他們。「同志！咱們是自己人！」幾個戰士問明了情由，才放下了槍。院子裏[illegible]仰面看着被郭醫生打死的那個敵人，醫生從他旁邊拾起了一支三八式，雙手送給班長說：「你們收下吧！謝謝你們消滅這股敵人！」戰士們都一齊說：「醫生！你眞不含糊，又能開刀，又能拿槍打仗，可眞是我們的好醫生」。

鋼鐵戰士楊士德

（編者按：西北人民解放軍某部班長楊士德，於宜川瓦子街全殲胡匪戰鬥之役，負傷後堅決不下火綫，並與同班同志一道衝鋒。彭副總司令在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綫黨委會上，曾特予表揚。）

部隊剛運動到衝鋒出發地，敵人一顆燃燒彈正落在班長楊士德跟前，「轟」的一聲，一股濃黑的煙將他掀倒在地上。戰士們正追擊敵人，沒來得及救護他。在強烈的硝火燃燒中，他失去了知覺。

不久，楊士德從昏迷中醒過來，已經燒得不像一個人，臉上紅一塊黑一塊的，眉毛頭髮已燒光了，衣服也爛了。但他忘了這一切，立即站起來，撿起身邊的槍跟着大家衝上去。同志們看見他這個樣子，忙着安慰他。他卻說：「打仗嘛！有什麼了不起！」連長也向他說：「你傷口痛，就留在後面。」但他堅決要和班裏同志一道衝鋒。

衝鋒時，他鼓勵着全班同志：「不要亂跑，沉着氣，把手榴彈準備好，刺刀上好，跟上我走！」衝到敵人陣地，他繳了敵人一支步槍，把敵人打垮後，又在工事裏，繼續監視着敵人。

天已經黑了，他還直挺挺地站在工事裏，滿臉傷口，一點一點像星星似的射出閃閃的磷光，發出一股濃烈的燒臭。夜風吹在臉上像針扎一樣。別人勸他到醫生那裏看一下，他卻回答說：「不！我走了，這裏沒人監視敵人。」團首長、醫生、連長都來勸他，他還是不下去。

但傷太重，再不能留在火綫上了，於是領導上就下命令要他去休養。當他離開火綫時，還囑咐工事裏的戰友：「喂！劉全才，我去看一看傷，你把我這面也監視一下，不要叫敵人摸上來。」

戰鬥結束後，全連給他記了特功。楊士德同志是個共產黨員，在黨的培養教育下，他已經鍛鍊成一個鋼鐵般的、堅強的人民戰士了。

悼王尙榮張銀錫二同志

王少勳

在消滅凉城後草溝敵人的戰鬥中，一營副營長王尙榮同志和一連連長張銀錫同志光榮的犧牲了！

尙榮同志，貴州黔西縣人，僱工出身，現年三十四歲。一九三五年參加紅軍，同年入黨，歷任班長、排長副營長等職。工作積極負責，戰鬥勇敢堅決，曾負傷六次。他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對敵人無比仇恨。組織分配他到五團工作，和戰士打成一片，表現了共產黨員的優良品質。在後草溝戰鬥緊急時，他在砲火中組織衝鋒，鼓勵士氣，身先士卒衝到外壕邊，不幸，和我們永別了！

銀錫同志，河北深澤縣人，僱工出身，一九四二年一月入伍，四三年五月入黨，歷任班、排長等職。他平時對學習很認眞。能虛心的接受別人的批評，並改正錯誤，此次戰鬥中，當最後一次向敵人總攻時，他帶領投彈組，自己拾了十二個炸彈，堅決的表示：一定要完成消滅敵人的任務。不幸竟中彈壯烈地光榮犧牲了！